

宋高僧傳卷第十九

家九

宋左街天壽寺通慧大師賜紫沙門贊寧等奉勅撰

感通篇第六之二正傳二十一人
附見八人

唐嵩嶽破竈墮傳一

嵩嶽閑居寺元珪傳二

廬江灑山天柱寺惠符傳三

長安西明寺惠安傳四

西域安靜傳五徐果師

福州鐘山如一傳六

西域亡名傳七

京兆抱王傳八

號州閩鄉阿足師傳九

天台山封干師傳十木漬師
山子拾得

成都淨衆寺無相傳十一智說師

揚州西靈塔寺懷信傳十二

陝府辛七師傳十三

京師大安國寺和和傳十四

揚州孝感寺廣陵大師傳十五

南嶽山明瓚傳十六

簡州慈雲寺待駕傳十七懷一

福州愛同寺懷道傳十八恒智

昇州莊嚴寺惠忠傳十九寂圓

洛京天宮寺惠秀傳二十

成都郫縣法定寺唯忠傳二十一

唐嵩嶽破竈墮傳

釋破竈墮者不知何許人也天后之世叅事嵩嶽安禪師號老安是歟通徹禪法逍遙弗羈恒理求而不見其前別塗取而莫趨其後嘗遇巫氏能與人醮竈被覆若漢武之世李少君以祠竈可以致物同也凡其解奏之時

往往見鬼物形兆間里迭畏傳于衆多殺少
牢以祭之者及午重其主竈乃旛蓋擁之秘
而罕覩焉揚子所謂靈場之威宜夜矣乎時
隋詣之始勸巫者終爲神說法已告云我聞
師教決定生天乃現其形禮辭且曰蒙師提
耳獲益彌深得生殊勝天言訖而隱其竈即
神祠也隨而瓦解自然破落非人力也遐邇
驚駭此師素不稱名由此全取他名號破竈
墮也

唐嵩嶽閑居寺元珪傳

釋元珪姓李氏伊闕人也稟氣英奇寬裕閑
雅旣緣宿習乃誓出家於永淳二年遂登滿
足乃餘名閑居寺以習毗尼雖勤無懈執律
唯堅後悟少林寺禪宗大通心要深入玄微
遂卜廬于嶽中龐塢謂其徒仁素曰吾始居

寺東嶺吾滅汝必塔吾骸于此珪安于巖阿
時有峩冠袴褶部曲繁多輕步舒徐稱謁大
師珪觀其貌偉精爽不倫謂之曰善來仁者
胡謂而至曰師寧識我邪珪曰吾觀佛與衆
生等吾一目之豈分別識也對曰我此嶽神
也吾能利害生死於人師安得一目我哉珪
曰汝能生死於人吾本不生汝焉能死吾視
身與空等視吾與汝等汝能壞空與汝乎苟
能壞空及壞汝吾則不生不滅也汝尚不能
如是又焉能生死吾邪嶽神稽首再拜曰我
亦聰明正直於餘神豈能知師有廣大之智
辯乎願授之正戒令我度世助其威福珪曰
神旣乞戒旣戒也所以者何戒外無戒又何
戒哉神曰此理也我聞茫昧止求師戒我
身爲門弟子珪辭不獲即爲張座焚香秉鑪

正机曰付汝五戒汝能奉持即嚮曰能不能
即曰否神曰洗耳傾聽虚心納教珪曰汝能
不婬乎神曰亦娶也曰非謂此也謂無羅欲
也神曰能曰汝能不盜乎神曰何乏我也焉
有盜取哉曰非謂此也謂饗而福淫不供而
禍善也神曰能曰汝能不殺乎神曰政柄在
躬焉曰不殺曰非謂此也謂有濫誤混疑也
神曰能曰汝能不安乎神曰我本正直焉能
有妄曰非謂此也謂先後不合天心也神曰
能曰汝能不遭酒敗乎神曰力能珪曰如上
是爲佛戒也又言以有心奉持而無心拘執
以有心爲物而無心想身能如是則先天地
生不爲精後天地死不爲老終日變化而不
爲動畢盡寂然而不爲休悟此則雖娶非妻
也雖饗非取也雖柄非權也雖作非故也雖

醉非憯也若能無心於萬物則羅欲不爲婬
福淫禍善不爲盜濫誤混疑不爲殺先後違
天不爲妄憯荒顛倒不爲醉是謂無心也無
心則無戒無戒則無心無佛無衆生無汝及
無我無我無汝孰能戒哉神曰我神通亞佛
珪曰汝神通十句五能五不能佛則十句七
能三不能神悚然避席啓跪頗恭曰可得聞
乎曰汝能俟上帝東天行而西七曜乎曰不
能又曰汝能奪地祇融五嶽而結四海乎曰
不能珪曰是爲五不能也又曰佛能空一切
相成萬法智而不能即滅定業佛能知群有
性窮億劫事而不能化導無緣佛能度無量
有情而不能盡衆生界是爲三不能也定業
亦不牢久無緣亦謂一期衆生界本無增減
巨無一人能主有法有法無主是謂無法無

法無主是謂無心如我解佛亦無神通也但能以無心通達一切法耳作用冥現有情前也若有心有作作用必不普周焉嶽神曰我誠淺昧未聞空義願師授我戒我當奉行更何業因可拘塵界我願報慈德効我所能珪曰吾觀身無物觀無常法窟塊然更有何欲神曰師必命我爲世間事展我少小神功使已發心初發心未發心不信心必信心五等人目我神蹤知有佛有神有能有不能有自然有非自然者珪曰無爲是無爲是神曰佛亦使神護法師寧墮叛佛邪隨意垂誨珪不得已而言曰東巖寺之障也莽然無樹北岫有之而背非屏擁汝能移北樹於東嶺乎神曰已聞命矣又陳曰我必昏夜風雷擺搖震運願師無駭即鄭重作禮辭去珪門送而且

宋九

五

觀之見儀衛逶迤如王者之行仗又復碧靄紅霞紫嵐皓氣間錯四散幢蓋環珮戈戟森森凌高竊空杳渺隱沒焉其夕果有暴風吼雷奔雲霆電隆棟壯宇岌礪將圯定僧瞻動宿鳥聲狂互相敲磕物不安所乃謂衆僧曰無怖無怖神與我契矣詰旦和霽則北巖松栝盡移東嶺森然行植焉而珪謂其徒曰吾歿後無令外知若爲口實人將妖我也以開元四年丙辰歲馮累門人若委蛻焉春秋七十三遂營塔于嶽之東嶺影堂存于本院後十二年告成縣尉許籌追珪之德爲記焉

唐廬江瀟山天柱寺惠符傳

釋惠符姓戚氏越州諸暨人也登其弱冠勇氣過人角力馳逐無能及者然其任俠且獸在家忽投香巖寺矯迹柔心淳淑頓變納法

之後練行孤標每夜汾山據草座安禪不動復研尋經論見潛縣之霍山昔漢武嘗徙南嶽之祭于此極成勝境其中天柱寺可以棲神乃結庵居焉無幾有巨蛇張口毒火焮焮符徐語之曰汝尋宿債吾可噬也不然洗身

定意如運業通來爲受戒斯須弭按蜿蜒而去果化成人形來求出家符爲之落髮披衣受訖禮辭而退後被告符私度具以實對辯符云若私度有德甘聽其罪官吏知非常而縱之符凡見瘡癩膿流皆呪之則差至開元十八年無疾而終乃從火葬見骨節相連之狀焉

唐長安西明寺惠安傳

釋惠安未詳何許人也神龍中遊于京兆抑多先見時唐休璟旣立邊功貴盛無比安往

造焉曰相公甚美必有甚惡將有大禍且不遠數月然可攘去休璟素知安能厭勝諾而拜之安曰更無他術但奉一計耳豈非注擬官品出乎陶冶中請選一有才幹者用爲曹州因得張君本京官即日升之官贊相次作

守定陶委之求二犬可高數尺而神俊者張君到任銳意精求得二犬如其所求以獻之休璟大悅召安視之曰極善後旬餘安却來曰事在今夕願相君嚴爲警備遂留安宿是夜休璟坐於堂之前軒命左右十數輩執弧操矢立于榻之隅休璟與安共處一榻至夜分安笑之曰相君之禍免矣可以就寢休璟喜而謝之遂撤左右俱寢迨曉安呼休璟可起矣問安曰二犬何所用乎遂尋其跡至園中見一人仆地而卒視其頸有血焉蓋爲物

所齒者又見二犬在大木下仰視之一人袒而匿身休璟驚且詰之其人泣而指死者曰某與彼俱賊也昨夕偕來欲害相國蓋遇此二犬環而且吠彼爲所噬既殞某藏匿無地天網所羅爲犬蹲守今甘萬死且命縛之曰

家九

七

此罪固當死然非某心也乃受制於人耳乃釋之賊拜泣而去休璟拜謝安曰非吾師不然死於二夫之手矣安曰此相國之福豈所能爲哉又休璟表弟盧軫在荆門有術士告之曰君將有災當求善禳厭者或能免矣軫知安奇術清行爲時所重致書于休璟安即與一書曰事在其中耳及書達江陵而軫已卒其家開其書徒一幅空紙焉殊無一字休璟益重之後數年遁去罔知所之

唐西域安靜傳

徐果師

釋安靜本西域人也開元十五年振錫東遊至定陶直問丁居士何在鄉人報之曰終已三載葬在郊外且曰是人也乃在家菩薩專勤梵行嘗禮事嵩山普寂禪師云已得甚深法將終合掌加趺而坐儼然而絕曹城諸寺院鐘磬不擊自鳴也靜至墳所躬自發之時五色雲氣騰噴而上遂取其骨皆金色連環若鑠可五丈許鏗然響亮擐杖頭而行別樹塔重葬衆咸驚歎少頃靜斃然滅沒焉系曰有情遺骸引因踐果也凡夫身中節不相至十地菩薩骨節解盤龍相結佛則全身舍利焉今丁居士骨有鈎鏤形則超凡夫未階十住此乃八臂那羅延身骨節頭相鈎是歟證居士力量及此矣譬若出金之砂之謂渾不可謂爲砂也含玉之石之謂璞不可謂

爲石也矣

次又成都府大雲寺有徐果師者混物韜光人罕詳測或入三昧不失律儀或示狂癡語事多中先爲衛元嵩是難測之士坤維間往往有人謂之徐果師徐姓也果名也師通稱也此亦彊練誌公之倫類矣不知其終云

唐福州鐘山如一傳

釋如一不知何許人也開元末爲僧典牀座俄有僧徧身瘡疥衣服繼縷巡遶寺中僧衆覩之無不厭惡唯一見而憫焉延入常住別堂安置度夏夏末辭去一問去何所答曰歸庵中又問庵在何也只在大乘寺東一曰某日前方自彼來勿見庵處曰不信但來相訪某兩日後專來一遂往果見前僧在巖口相候因携手入一精舍樓閣森聳殿堂交錯且

非人間景物三日遣一公下山迴首見悉是巖石方知聖寺耳一由是倍力修進願預聖流云

唐西域亡名傳

釋天竺亡名未詳何印度人也其貌惡陋纏乾陀色縵條衣穿革屣曳鐵錫化行于京輦當常南康臯之生也纔三日其家召僧齋此僧不速自來其日僧必歷寺連名請至韋氏家僮患其長一人甚怒之以弊席坐于庭中既而齋畢韋氏令乳母負嬰兒出意請衆僧家九祝願焉梵僧先從座起攝衣升階視之曰別久無恙乎嬰兒若有喜色相認之意衆皆異之韋君曰此子纔生三日吾師何言別久也梵僧曰此非檀越所知也韋君固問之梵僧曰此子乃諸葛亮之後身耳武侯鼎國時爲

蜀丞相君所知也緣蜀人受其賜且久今降
生於世將為蜀帥必福坤維之人吾往在劔
門與此子為善友既知其生于君門吾不遠
而來此子作劔南節度二十年官極貴中書
令太尉此外非我所知也父然之因以武子
為字又單字武也張鎰出為鳳翔隴州節度
奏臯權知隴州及鎰為李楚琳所殺牛雲光
請臯為帥朱泚不得已用臯為鳳翔帥德宗
置奉義軍節以旌之續加禮部尚書興元中
駕還京徵為左金吾衛將軍貞元元年為成
都尹代張延賞到任和南蠻并戰功封南康
郡王順宗即位進太尉南康在任二十一年
末塗甚崇釋氏恒持數珠誦佛名所養鸚鵡
教令念經及死焚之有舍利焉臯又歸心南
宗禪道學心法於淨衆寺神會禪師在蜀富

貴僭差重賦歛時議非之然合梵僧懸記焉
唐京兆抱玉傳

釋抱玉者行業高奇人事罕接每言來事如
目擊焉見釋子大光而誨之曰汝誦經宜高
揭法音徹諸天傾聽必得神人輔翼後皆符
其記荊京邑歸信千計每夕獨處一室闔扉
撤燭嘗有僧於門隙間窺其所以見玉口中
出慶雲華彩可愛後年可九十許而終終時
方大暑而尸無萎敗宰臣第五琦與玉相善
及終臨喪頗哀琦以香乳灌其口十隨有祥光
自口而出晃然四照琦愈奇之琦乾元二年
十月貶忠州刺史寶應初入為太子賓客至
京尹玉皆預言榮貴輒輾相半皆如其言刻
意歸信焉
唐虢州闕鄉阿足師傳

釋阿足師者莫詳出處形質凝濁精神瞢然時有所言靡不先覺雖居無定所多寓闕鄉以其踵法雲公之塵躅憧憧往來爭路禮謁檀施山積曾無顧瞻人有隱憂身嬰所苦獲其指南者其驗神速時陝州有富家翁張臻者產業且多財貨增溢少子息臻恒懼錢帛身後無嗣後產男既愚且蠢手足拳攣語言蹇澁唯嗜飲食殆與平人有異口如溪壑終日無厭年可十七父母鐘愛縱其須索迎醫求藥不遠千里數十年後家業罄窮或有謂其臻曰阿足師其實寶誌之流何不敷布腹心求救其疾乃夫妻來抵闕鄉叩頭投淚告其拯拔阿足瞑目久之謂臻曰汝寃未散尚須數年憫汝勤奉爲汝除去即令選日於河上致齋廣召衆多同觀度脫仍領引其男赴

案九

十一

于道場時衆知阿足奇異觀者如堵少選指呼壯夫三數輩叱曳其子令投諸河隨急流而逝臻且哀且驚莫測其由阿足語臻曰爲汝除灾訖良久其子忽於流數十步外聳身水面戟手罵其父母曰與爾寃仇宿世緣業賴逢聖者遽此解紛儻或不然未期畢日挺身高呼辭理分明都無癡濁之狀須臾沉水不知其他阿足由茲傳播歸信之人如就市焉所行化導皆此類矣蓋大曆建中中也殆德宗貞元十二年丙子勅謚爲大圓禪師至今陝號之間猶崇重焉

唐天台山封干師傳

木須師寒山子拾得

釋封干師者本居天台山國清寺也剪髮齊眉布裘擁質身量可七尺餘人或借問止對曰隨時二字而已更無他語樂獨春穀役同

城旦應副齋炊嘗乘虎直入松門衆僧驚懼口唱唱道歌時衆方皆崇重及終後於先年年中在京兆行化非恒人之常調士庶見之無不傾禮以其躡萬迴師之後微亦相類風狂之相遇之言則多中先是國清寺僧厨中有二苦行曰寒山子曰拾得多於僧厨執爨爨訖二人晤語潛聽者多不體解亦甚顛狂糾合相親蓋同類相求耳時閭丘胤出牧丹丘將議巾車苦頭疼甚醫工寡効邂逅干造云某自天台來謁使君且告之患干曰君何慮乎便索淨器吮水噴之斯須覺體中頗佳閭丘異之乃請干一言定此行之吉凶曰到任記謁文殊閭丘曰此菩薩何在曰國清寺厨執爨洗器者是及入山寺問曰此寺曾有封干禪師曰有院在何所寒山拾得復是

家九

十二

何人時僧道翹對曰封干舊院即經藏後今閉無人止有虎豹時來此哮吼耳寒拾二人見在僧厨執役閭丘入干房唯見虎跡縱橫又問干在此有何行業曰唯事春穀供僧粥食夜則唱歌諷誦不輟如是再三歎嗟乃入厨見二人燒柴木有圍爐之狀閭丘拜之二人連聲咄叱後執閭丘手襲之若嬰孺呵呵不已行曰封干饒舌自此二人相携手出松門更不復入寺焉干又嘗入五臺巡禮逢一老翁問曰莫是文殊否翁曰豈可有二文殊干禮之未起恍然失之次有木漬師者多遊京邑市鄆間亦類封干人莫輕測封豐二字出沒不同韋述吏官作封疆之封閭丘序三賢作豐稔之豐未知孰是

寒山子者世謂爲貧子風狂之士弗可恒度
推之隱天台始豐縣西七十里號爲寒暗二
巖每於寒巖幽窟中居之以爲定止時來國
清寺有拾得者寺僧令知食堂恒時收拾衆
僧殘食菜滓斷巨竹爲筒投藏于內若寒山
子來即負而去或廊下徐行或時叫噪凌人
或望空曼罵寺僧不耐以杖逼逐翻身撫掌
呵呵徐退然其布襦零落面貌枯瘁以樺皮
爲冠曳大木屐或發辭氣宛有所歸歸于佛
理初聞丘入寺訪問寒山沙門道翹對曰此
人狂病本居寒巖間好吟詞偈言語不常或
臧或否終不可知與寺行者拾得以爲交友
相聚言說不可詳悉寺僧見太守拜之驚曰
大官何禮風狂夫耶二人連臂笑傲出寺間
丘復往寒巖謁問并送衣裳藥物而高聲倡

家九

十三

言曰賊我賊退便身縮入巖石穴縫中復曰
報汝諸人各各努力其石穴縫泯然而合杳
無蹤跡乃令僧道翹尋其遺物唯於林間綴
葉書詞頌并村墅人家屋壁所抄錄得二百
餘首今編成一集人多諷誦後曹山寂禪師
注解謂之對寒山子詩以其本無氏族越民
唯呼爲寒山子至有庭際何所有白雲抱幽
石句歷然雅體今巖下有石亭亭而立號幽
石焉
拾得者封于禪師先是偶山行至赤城道側
仍聞兒啼遂尋之見一子可數歲已來初謂
牧牛之豎委問端倪云無舍孤棄于此封于
携至國清寺付典座僧或人來認必可還
之後沙門靈熠攝受之令知食堂香燈忽於
一日見其登座與像對槃而食復呼僑陳如

曰小果聲聞傍若無人執筋大笑僧乃驅之
 靈燭咨尊宿等罷其堂任且令厨內滌器洗
 濯纔畢澄瀝食滓以筒盛之寒山來必負而
 去又護伽藍神廟每日僧厨下食為烏鳥所
 取狼藉拾得以杖扑土偶三二下罵曰汝食
 不能護伽護伽藍乎是夕神附夢與闔寺僧
 曰拾得打我明日諸僧說夢符同一寺紛然
 始知非常人也時牒申州縣郡符下云賢士
 隱遁菩薩應身宜用旌之號拾得為賢士又
 於寺莊牧牛歌詠呼天當其寺僧布薩時拾
 得驅牛至僧集堂前倚門撫掌大笑曰悠悠
 者聚頭時持律首座咄曰風人何以喧礙說
 戒拾得曰我不放牛也此群牛者多是此寺
 知僧事人也拾得各呼亡僧法號牛各應聲
 而過舉眾錯愕咸思改往修來感菩薩垂跡

度脫時道翹纂錄寒山文句於寺土地神廟
 壁見拾得偈詞附寒山集中

系曰按封干先天中遊遨京室知閭丘寒山
 拾得俱睿宗朝人也奈何宣師高僧傳中閭
 丘武臣也是唐初人閭丘序記三人不言年

代使人悶焉復賜緋乃文資也夫如是乃有
 二同姓名閭丘也又大瀉祐公於憲宗朝遇
 寒山子指其泐潭仍逢拾得於國清知三人
 是唐季葉時猶存夫封干也天台没而京兆
 出寒拾也先天在而元和逢為年壽彌長耶
 為隱顯不恒耶家九易象有之小狐十五沈濟其此之
 謂乎

唐成都淨眾寺無相傳智統 禪師
 釋無相本新羅國人也是彼土王第三子於
 本國正朔年月生於郡南寺落髮登戒以開

元十六年泛東溟至于中國到京玄宗召見
綵於禪定寺後入蜀資中謁智訖禪師有處
寂者異人也則天曾召入官賜磨納九條衣
事必懸知且無差跌相未至之前寂曰外來
之賓明當見矣汝曹宜洒掃以待間一日果
至寂公與號曰無相中夜授與摩納衣如是
入深溪谷巖下坐禪有黑犢二交角盤礴於
座下近身甚急毛手入其袖其冷如冰捫摸
至腹相殊不傾動每入定多是五日爲度忽
雪深有二猛獸來相自洗拭躡卧其前願以
身施其食二獸從頭至足嗅而而去往往夜
間坐牀下搗虎鬚毛既而山居稍久衣破髮
長獵者疑是異獸將射之復止後來入城市
晝在冢間夜坐樹下真行杜多之行也人漸
見重爲構精舍於亂墓前長史章仇兼瓊來

禮謁之屬明皇違難入蜀迎相入內殿供禮
之時成都縣令楊翌疑其妖惑乃帖追至命
徒二十餘人曳之徒近相身一皆戰慄心神
俱失頃之大風卒起沙石飛颺直入廳事飄
簾卷幕楊翌叩頭拜伏端而不敢語懾畢風
止奉送舊所由是遂勸檀越造淨衆大慈善
提寧國等寺外邑蘭若鐘塔不可悉數先居
淨衆本院後號松溪是歟相至成都也忽有
一力士稱捨力伐柴供僧厨用相之弟本國
新爲王矣懼其却迴其位危殆將遣刺客來
屠之相已冥知矣忽日供柴賢者十六變來謂之
曰今夜有客曰灼然又曰莫傷佛子至夜薪
者持刀挾席坐禪座之側逡巡覺壁上似有
物下遂躍起以刀一揮巨胡身首分於地矣
後門素有巨坑乃曳去瘞之復以土拌滅其

跡而去質明相令召伐柴者謝之已不見矣
掌指其浮圖前栢曰此樹與塔齊寺當毀矣
至會昌廢毀樹正與塔等又言寺前二小池
左羹右飯齋施時少則令淘浚之果來供設
其神異多此類也以至德元年建午月十九
日無疾示滅春秋七十七臨終或問之曰何
人可繼住持乎乃索筆書百數字皆隱不可
知諧而叶韻記荊八九十年事驗無差失先
是武宗廢教成都止留大慈一寺淨衆例從
除毀其寺巨鐘乃移入大慈矣洎乎宣宗中
興釋氏其鐘却還淨衆以其鐘大隔江計功
兩日方到明日方欲為齋辰去迎取已時已
至推挽之勢直若飛焉咸怪神速非人力之
所致也原其相之舍利分塑真形爾日面皆
流汗上足李僧以巾旋拭有染指者其汗頗

第九

十七

鹹乃知相之神力自曳鐘也變異如此一何
偉哉後號東海大師塔焉乾元三年資州刺
史韓泐撰碑至開成中李商隱作梓州四證
堂碑推相為一證也

唐揚州西靈塔寺懷信傳

釋懷信者居處廣陵別無奇迹會昌三年癸
亥歲武宗為趙歸真排毀釋門將欲埋滅教
法有淮南詞客劉隱之薄遊四明旅泊之宵
夢中如泛海焉迴顧見塔一所東度見是淮
南西靈寺塔其塔峻峙制度校胡太后永寧
塔少分耳其塔第三層見信凭欄與隱之交
談且曰暨送塔過東海旬日而還數日隱之
歸揚州即往謁信信曰記得海上相見時否
隱之了然省悟後數日天火焚塔俱盡白雨
傾澍傍有草堂一無所損由是觀之東海人

見永寧塔不謬矣

系曰塔焚皆云往東海海豈納煨燼耶通曰五行爲物亦七大性可弗周徧法界乎順則相生逆則相害雖逆順各時與法界同其分齊證知唯有識耳且天仙鬼物與人相反殊勝諸天則定果宮殿神仙則附物變化鬼神則散其食氣質礙之流火化則得受用也凡塔刹嚴麗多被鬼神取旃海若川侯亦非人也如陳重雲殿天火焚東海人時見殿影焉又近馮氏霸湖南末年天冊閣爲天火焚朗州守此夜聞空中呵喝言迴避天冊閣來也雲中騰沸若千萬人昇荷物然累日方潭州火矣若懷信見劉隱之夢信亦不可測之僧也

唐陝府辛七師傳

卷

十八

釋辛七師者不顯出家之號時姓氏行次呼之既熟人耳更無別召體焉實陝人也始爲兒時甚聞謹肅不嘗狎弄少即老成其父爲陝郡守觀七師之作爲謂其母曰是子非常兒孺善宜護養之年甫十歲迥知佛法可以宗尚凡經卷冥然分其此華此梵都不緣師教及鐘茶蓼陟屺之痛愈深雖親屬勸勉益加柴毀先是郡城南有瓦窰七所一日哀號之際發狂遁去其家僮輩躡迹尋之見其入窰窰中端坐身有奇光燦若金色家僮驚就問無言懼而徒步次窺一窰復見七師同前相狀如是歷徧七窰一一見其端坐發光是以陝服之人重之若神遇之羅拜焉

唐京師大安國寺和傳

釋和和者莫詳氏族本生其爲僧也狂而不

亂愚而有知罔測其由發言多中時號為聖
安國寺中居住出入無拘檢見本寺修營殿
閣未就有越國公主降榮陽鄭萬鈞雖琴瑟
相諧而數年無子和因至公主家鈞焚香灑
掃以待之主拜跪歸向鈞祈告之曰某自叨
選尚願得一子為嗣唯師能致之乎和曰易
耳但遺我三千凡絹主當誕一男鈞勤重如
聽佛語出絹如所求施之和取付修寺殿閣
功德主乃曰主有娠矣吾令二天人下為公
主作兒所憂者公主不能併妊二子乎為孿
乳包羞耳吾俾其同年而前後誕之果如其
言歲初年末各生之矣長曰潛耀次曰晦明
皆美丈夫後博涉成事為京邑之間傳揚沸
渭量其位地不可輕議哉

唐揚州孝感寺廣陵大師傳

釋廣陵大師者維揚人也不言法名淮海之
間競呼廣陵大師也形質寢陋性多桀黠真
率之狀與屠沽輩相類止沙門形異耳好嗜
酒啖肉常衣總裘厚重可知盛暑亦不斲脫
豨虱聚其上僑寓孝感寺獨一室每夕闔扉
而寢率以為常或狂悖性發則屠大彘日聚
惡少鬪毆或醉卧道傍揚民以是惡之貞元
中有一少壯素以力聞嘗一日少壯與人賭
博大師大怒以手擊碎博局少壯笑曰駭兒
何敢逆壯士耶大師且罵而唾其面於是索
少壯鬪擊觀者圍市千數少壯為大師所困
迸道而逃自此人方知有神力焉亦於稠人
廣眾中自負其力往往入闌闌間剽奪人錢
帛市人皆畏其勇而莫敢拒後有一耆年僧
召大師誠勅之曰汝胡不謹守戒法奈何食

酒肉屠犬豕彊抄市人錢物又與無賴子弟鬪競不律儀甚豈是僧人本事耶一旦衆所不容執見官吏按法治之何處逃隱且深累佛法大師怒色對之曰蠅蚋徒喋羶腥爾安知鴻鵠之志乎然則我道非爾所知也且我清中混外者豈同爾齷齪無大度乎者年且不能屈後一日自外來歸入室閉戶有於門隙覘之見大師坐席放神光自眉間晃朗照物洞然觀者驚報少頃寺僧奔至瞻禮稱歎或有懺悔曾謗之者或有彈指讚詠之者明日群僧伺候大師出焚香致禮及開戶瞑目如入禪定已長往矣自此廣陵人寫貌供養號之爲大師焉

唐南嶽山明瓚傳

釋明瓚者未知氏族生緣初遊方詣嵩山普

寂盛行禪法瓚往從焉然則默證寂之心契人罕推重尋於衡嶽閑居衆僧營作我則晏如縱被詆訶殊無愧恥時目之懶瓚也一說伊僧差越等夷或隨衆齋食或以瓦釜煮土而食云是彌陀佛應身未知何證驗之一云

好食僧之殘食故殘也殘上聲呼或隨逐之則時

出言語皆契佛理事迹難知天寶初至南嶽寺執役盡專一寺之上夜止群牛之下曾無倦也如是經二十年相國鄴公李泌避崔李之害隱南嶽而潛察瓚所爲曰非常人也聽

其中宵梵瓚九頌響徹山谷李公情頗知音能辯休戚謂瓚曰經音悽愴而後喜悅必謫墮之人時將去矣候中夜李公潛往謁焉望席門自贊而拜瓚大詬仰空而唾曰是將賊我李愈加鄭重唯拜而已瓚正發牛糞火出芋啗

愈加鄭重唯拜而已瓚正發牛糞火出芋啗

之良久乃曰可以席地取所啗芋之半以授焉李跪捧盡食而謝謂李公曰慎勿多言領取十年宰相李拜而退居一月刺史祭岳修道路極嚴忽中夜風雷而一峯頽下其緣山蹬道為大石所攔乃以數牛縻絆而挽之又以數百人鼓噪以推之物力竭而石愈固更無他術瓚曰奚用如許繁為我始去之眾皆大笑瓚遂履石而動忽轉盤而下聲若震雷山路既開眾僧禮而踴躍一郡呼為至聖太守奉如神明瓚悄然乃懷去意寺外虎豹忽爾成群日有殺傷無由禁止瓚曰授我一小箠為爾驅除眾曰大石猶可推虎豹當易制遂與之荆挺皆躡後以觀之出門見一虎銜之而去瓚既去矣虎亦絕蹤矣李鄴公於天寶末肅宗北巡至靈武即位遣使訪召會必

自嵩穎奔赴行在所帝喜用之俾掌樞務權逾宰相判廣平王府司馬事肅宗曰卿為朕師友今父子三人資卿道義尋為崔圓李輔國害其能必懼乞遊衡嶽詔許之絕粒數年遂見瓚焉後終居相位一如瓚之懸記矣勅謚大明禪師塔存嶽中云

唐簡州慈雲寺待駕傳一懷

釋待駕俗姓王氏金水縣人也冲孺出家作為詭異其父立名待駕當天寶末也練行精進時號頭陀及玄宗巡幸果自詣府剃髮為僧至是待駕得度其言信矣二十二駕去縣邑二十里開逕芟茅獨居山頂後成一寺此山絕多靈跡初名石城迨明皇至劍門山神見形迎駕稱姓李氏勅賜與玄孫之稱後陟武擔東臺遠望祥雲紫氣盤結空界問左右曰此何

處對曰名城山乃悟山神扈衛之意遂改雲頂為慈雲寺也駕後卒于此寺又福州楞伽寺釋懷一景龍中銳意於愛同寺東造精舍相度地形無水濟用方拱手而去忽山禽擊鬪於地一異之命工穴深尺餘甘泉湧此後伏臘而無加耗寺中每有休咎必暫減耗俟以知之風俗謂之靈泉焉以永泰二年歸寂弟子超悟奏乞代宗題寺額上首曰智恒次行弼越州刺史皇甫政為碑紀德襄州節度使于頔書焉

唐福州愛同寺懷道傳

恒智

釋懷道邁德高情慈忍濟物思乎達法恒爾遊方凡遇通人卑禮求益及還鄉之日禮佛勤劬收舉坐具獲珠一顆後置於文殊塑像額心安之其珠圓瑩且異蚌胎又冥然降舍

宋九

二十三

利骨尋分於南澗塔中洎至德二年令弟子僧常持法華經不捨晝夜俄有白氎袈裟一領降於塔中不知其來此蓋道修練之心感于冥理也後滑臺守李邕著碑文并書相次智恒繼居法華院即懷一弟子也道行與師相埒卒後禮部侍郎劉太真作碑頌褚長文書次有超悟行弼皆名望相齊化于閩俗無不重焉

唐昇州莊嚴寺惠忠傳

圓寂

釋惠忠俗姓王潤州上元人也初在母孕忽遇異僧謂曰所生貴子當為天人矣誕育已來不食葷腥有異常童稟性敦厚年二十三以經業見度即神龍元年也遂配莊嚴寺志節高簡為時輩所推聞牛頭山威禪師襲達磨蹤得佛法印遂造山禮謁威見忠乃曰山

主來矣因為說法頓悟上乘威既得人如老氏之逢尹喜乃命入室付法傳燈并委山門之事遂出鄧聚忠即繼踵茲峯夙夜精勵常頭陀山澤飲泉藉草一食延時每用一鐺眾味同賁用畢懸於樹杪方復繩牀晏坐終日如杌衣不易時寒暑一納積四十年遂彰靈應非一州牧明賢頗詣山禮謁再請至郡施化道俗天寶初年始出止莊嚴忠以為梁朝舊寺莊嚴最盛今已歲凋殘興懷修葺遂於殿東擬創法堂先有古木鵲巢其頂工人將欲伐之忠曰且止待鵲移去始當伐之因至樹祝曰此地造堂當速移去言畢其鵲競銜柴遷寓他樹合郭道俗觀者如堵莫不歎異又立基未定忽有二神人為止其處因乃定焉雖汲引無廢神曠不撓四方之侶相依

家九

二十四

日至以大曆三年山門石室前有忠挂衣藤是歲盛夏忽然枯悴靈芝仙菌且不復生至九月忠演法高座無故水出遶座而轉至四年六月十五日集眾布薩至晚乃命侍者剃髮浴軀是夜瑞雲覆刹天樂聞空十六朝怡然坐化時風雨震蕩樹木摧折和州延祚寺僧徒其夕咸見白虹直東西貫于山中鳥獸哀鳴林壑巖間哭聲數日方止岳牧韋公損聞而哀愴遣使贈賻并令上元令劉君備威儀送歸山于時炎蒸至七月七天降雨絕涼八日神樞出纖塵不飛又有群鶴徘徊巖上送至山門瘞後數日墳內放光照于山林五年春依外國法茶毗獲舍利不可勝計圓細如珠光彩瑩徹遠近道俗有恨無所尅獲咸於焚身處煨燼中至求凡百千人皆得舍利

故知法身圓應感物無窮聖力潛通光騰千古門人起木塔春秋八十七矣身逾七尺霜眉徑寸儀容殊偉鸞頰龍腮神氣孤拔色如金聚舍光王潤若梵僧所居帳幃弗張蚊蚋不犯曾居蘭若幽棲松竹深邃嘗有虎鹿並各產子馴遠入室曾無懼色開元二十七年上元令長孫遂初脫略異聞躬造山詢驗及到山半猛虎當路咆吼遂乃驚怖莫知所爲忠聞出林曉喻虎因寢聲伏于林中遂恐懼合掌禮謝而迴忠又向吳郡具戒院中有凌霄藤盛夏萎悴人擬伐之威大師曰勿翦惠忠還曰其藤更生人不之信及秋忠還其藤重茂矣又昔有供僧穀倉在莊夜有強盜來竊之虎乃吼喚逐之盜棄負器而逃其類夥多良難驟述忠著見性序及行路難精旨妙

密盛行于世又鄴中釋圓寂氏族生地俱不可尋初從嵩山見老安禪師道契相符莫測涯岸以高宗咸亨二年生計終歲已一百有奇年矣襄州節度使嚴綬傾心供養亦號無生和尚焉

唐洛京天宮寺惠秀傳

釋惠秀俗姓李氏今東京陳留人也出離塵垢慕尚逍遙初以戒律飾躬後以禪定爲務於荆郢之地叅問祖師既了安然迴依洛邑天宮寺也屬則天頻幸神都而秀道聲聞于后聽屢詔入禮重其於懸記未然事合同符契長安中往資聖寺唱道化人翕然歸向忽誠禪院弟子令滅燈燭有白秀曰長明燈可留亦令滅之因說火災難測不可不備云嘗有寺家不備火燭佛殿被焚又有一寺鍾樓

遭焚又有一寺經藏燬燼殊可痛惜時眾不
喻其旨至夜遺火佛殿鐘樓經藏三所悉成
灰炭方知秀預知垂警又玄宗在路邸時曾
與諸王俱詣問法從容留施一笛玄宗出去
秀召弟子曰謹掌此笛後有要時當獻上也
及受睿宗傳禪弟子達磨等方悟其言取笛
以進帝悅先知迴賜豐厚秀偶示微疾告誡
門人奄然歸寂享年一百歲燕國公張說素
所歸心送瘞龍門山道俗數千人奔會悲悼
焉

唐成都郫縣法定寺惟忠傳

釋唯忠少孺爲僧勵精自行在乎群等莫不
宗焉出家法定寺本是後漢永平中佛法始
流中國便有置德淨伽藍神光屢現至宋釋
惠持自廬阜辭遠公法兄誓化岷蜀屬譙縱

不道令數輩操刃欲屠持持乃彈指其眾驚
奔僵仆隋開皇四年改名法定焉寺有彌勒
聖像唐武德中忽有枯查泔江而至夜發光
明因雕作像首貞觀中竇軌爲長史劔門佛
首光見引達于府竇公令人迎取數百人亦
不能勝乃令祝之任欲何往遂言可就法定
否乃一人能舉竇遂造佛身長史高士廉蓋
殿以安之後有僧汎愛樹其浮圖而獲一巨
蟹身足二尺餘是塔頗多靈異人或將酒肉
乘醉詣聖佛前立見災禍矣忠於天寶中於
寺愈加精苦無何塔爲霆震拔其塔心柱出
外忽有小木承代之意眾咸怪之罔測厥由
忠乃叩搃於聖彌勒像告訴天龍合加畏重
何輒震擊奪塔心柱邪是知庶女叫而雷擊
景公臺誠有所感一日迅雷烈風還同前震

覆觀之乃龍神送舊柱安置如故當其易柱
 陰雲四合有四神人以身扶翼立與塔齊忠
 之感物也若此會昌圻寺之前舍利七粒出
 相輪上白光滿空向西飛去蜀皆所目覩將
 倒之時赤光見于半天焉又此寺有大棗樹
 將毀寺之年其樹枯瘁及大中再置其棗重
 榮也忠後終寺

系曰教法興替得非數乎數筭已定畧刻弗
 移如其會昌之前舍利預飛棗樹先瘁是知
 當替數之彊興數必弱興不勝其替矣大中
 之興替不勝其興矣若不為四相之遷非繫
 興替之數也教法是有為之法詎免遷流者
 乎吁

宋高僧傳卷第十九

音釋

瀟似林切 耶薄宜切 拔敷勿切 礪去急
地名 耶邑名 拔災求切 礪五合
 二切 輾輾苦威切 輾輾苦威切 輾輾苦威切 輾輾苦威切
動也 輾輾苦威切 輾輾苦威切 輾輾苦威切 輾輾苦威切
 古送 樺胡霸切 說所珠切 拌普半切 泐宏音切 夔所
切 樺木名 說切 拌切 泐切 夔切
 二切 子也 總胡桂切 泌昆必切 啗徒徒切 頤胡多
徒歷切 埒虛也 菌渠頤切 炮薄交切 夥胡多
也 埒也 菌也 炮也 夥也